

洋场

张琼林 著

— 上海哈同花园见闻录

迷宫

Yangchang migong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张琼林 著

洋场迷宫

— 上海哈同花园见闻录

责任编辑：沈美娟

插图作者：胡劭长

洋场谜宫——上海哈同花园见闻录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91年4月第一版·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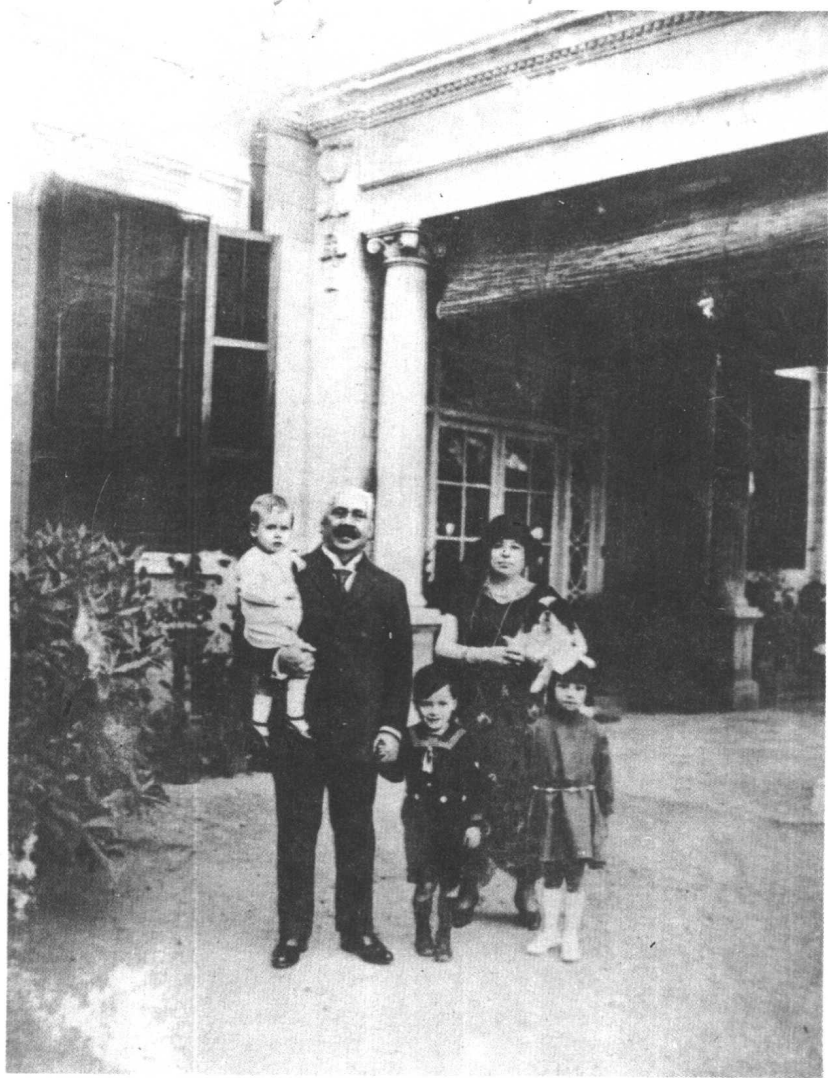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30千字

印数：1—10500册

ISBN 7-5034-0200-8/K·146

定价：2.80元

nos 75/69



哈同夫妇及外籍子女摄于哈同花园“迎旭楼”
前（19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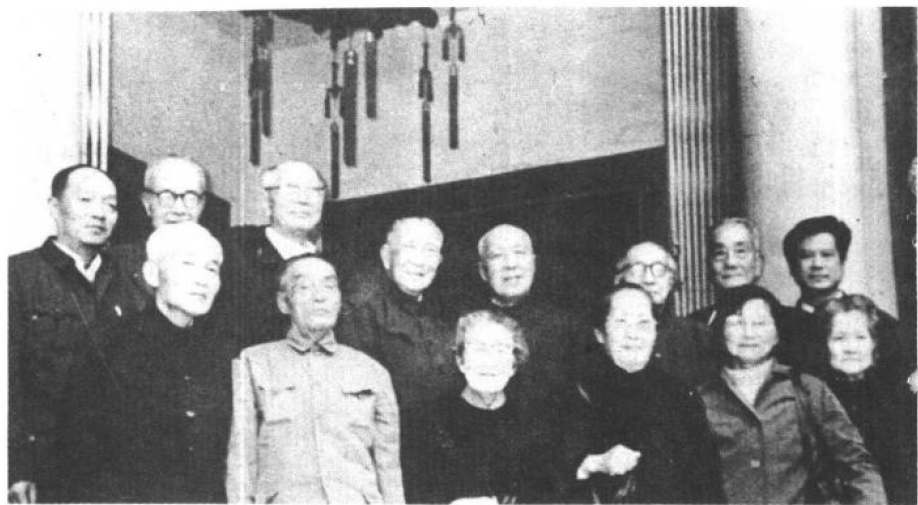
哈同夫人罗迦陵着尼姑装在园中“频迦精舍”
庵内诵经念佛（1920年）。

舍』庵外（1918年冬）
罗迦陵着僧服摄于『频迦精



哈同外籍养女梅普儿·哈同





“哈同大学”同学会成员与部分学友合影（1983年）前排左起：罗游奇、姬生、陆梅先、罗补乾、汪亚新；后排：姬毓强、夏凤岐、奚钧平、奚亚夫、吴嘉树、孙思霖、顾昂若等。



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摄于园内「崇礼堂」院内，时年50岁。

写在前面的话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资本主义列强涌进中国，利用各通商海岸，寻求它的“开发事业”，掠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上海滩则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在“十里洋场”的角逐中，一些人显露头角。

从本世纪初到4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地出现了三个知名人物：出生于伊拉克、后入英国籍的“地皮大王”、“大富翁”欧斯、爱、哈同和他的中国夫人罗迦陵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姬觉弥。

在过去的南京路上，东面有“哈同大楼、迦陵大楼、慈淑大楼”；西头还有一处规模庞大，风景秀丽的私人宅邸——哈同花园（亦称爱俪园）……那时在一般人的眼里，哈同和罗迦陵却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那座富丽堂皇的私人花园，犹如世外桃源，又如一座迷离的深宫，充满着种种神秘色彩。

时过境迁，而今那座旖旎的私人花园和它的主人早已荡然无存；哈同与罗迦陵所组织的庞大家族也早已“树倒猢猻散”了。但是，了解一下旧上海，知道“十里洋场”有过“哈同大楼、哈同洋行、哈同路、哈同花园、哈同大学……”，从而，了解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开辟和经营租界地的史实，对于现代的青年人加深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认识，是

不无益处的。

1935年秋，我才15岁，由家母包办，作为哈同总管姬觉弥的长儿媳，被罗夫人“娶”进哈同花园。我在这大家庭里生活了多年。我的两个儿子就是出生在这园内。

我进园时，哈同已病故四年。那时园内外一切事务均由哈同的中国夫人罗迦陵与其代理人姬觉弥支撑着。他们统治着这个庞大的混血家族，仍保持着大亨所特有的气势和派头。

罗迦陵当时已年过古稀，而她的代理人，总管、义弟姬觉弥才50多岁。他极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刮取资财，欺世盗名，一时竟成为社会上的“名流”。我作为姬觉弥的长儿媳，由于年龄小，天真无邪，又是女中学生出身，深得罗夫人的宠爱与赏识。我经常出入于罗迦陵内寝，与罗夫人朝夕相伴；又与中外各义兄弟姐妹相处，因而对哈同花园及其周围的人们有所了解。

哈同花园内宅，是一个庞大的混血大家庭，我今称它为“哈同家族”。其实，哈同夫妇一生没有亲生儿女。他们既有这样大的财势又有那么大一座私人花园，却只是孤孤单单地和仆佣、奴婢们生活在一起。罗迦陵是个中国人，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按中国旧时代人们的传统习惯：“多子多孙，多福多寿，福、禄、寿三星高照，人生才得完善……”这些，在罗迦陵的观念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罗迦陵从45岁以后，自知生育无望，就先后从中国穷苦百姓无力抚养的子女中，从育婴堂、孤儿院的弃儿中，从外籍来华者的后裔或是私生子中挑选了一批幼童作为她的养子义女。人数最多时达40余名，以后逐渐淘汰、死亡，在我进园时尚有20多名（见哈同家族主要成员表）。

收养下这么多的子女，罗迦陵像分玩物似的，分给她所爱恋的人。她把这些子女，分女哈同姓、罗姓、姬姓三股，作为她的“至亲家属”。成年的子女，罗迦陵为他们成婚，组成了一个个小家庭。

在这大小家庭中，各有子子孙孙，丫环使女；加上管家、帐房、教员、画师、司机、工匠、差役……以及他们的直系家属，还有僧院、尼庵中的佛门弟子，罗迦陵大多收为“徒子、徒孙”……这些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拥有500人左右的庞大家族（不包括办学时期的人员，据有人统计最多时达八百余人）！

哈同夫妇组成的混血家庭，规模之大，人员之杂，在古今中外的家族生活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特“创举”！这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滋长的特殊产物。

作为资本家、大富翁、房地产拥有者——哈同和他的中国夫人罗迦陵以及他们的总管、代理人姬觉弥，毫无疑问，他们每个毛孔中都渗透着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苦难。然而，他们并非都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之类的人物。

欧斯·爱·哈同，其父原为“犹太族”血统；他本人出生在伊拉克的巴格达，以后全家定居在印度孟买。

1849年，哈同出世，已是七口之家。全家人生活依靠父亲当一名小职员，整日借债度日。在“巴格达”混不下去了，全家就迁居到孟买谋生。二十岁的哈同，父母双亡。此后，他只好携带一个小妹妹离家，从孟买流浪来到了中国。他在香港找不到饭吃，又辗转到了“冒险家的乐园”——上海。

哈同出身贫贱，青少年时代没有进过学堂。他平生勤

劳、朴实，中老年时期，纵有万贯家财，也从不纳妾；更不寻花问柳。他特别尊重中国夫人罗迦陵；还赞助过革命高僧黄宗仰（亦称乌目山僧），支持孙中山先生及一些民主革命者进行“反清”斗争……。他与夫人罗迦陵创办义学、赈济灾民、修建寺庵、收养孤儿。他临终前的遗嘱是：全部遗产归中国夫人罗迦陵。他的原则是“取之于华，归之于华人”。

如今，哈同花园连同它的主人早已消声匿迹了。然而，他们的家族成员，有的在台湾，有的在香港，有的在美国、加拿大……在国内大陆的也不少。现在还有几位义子养女在美国纽约定居，据说还有人曾在“美国财政部担任过要职

当前，我国正值“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时期。整理哈同的发迹史，实事求是地记叙哈同与罗迦陵在上海的生活状况，这对于人们了解上海的开发历史，从中吸取种种经验教训，可能有些帮助。这是我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它是否能揭开“十里洋场迷宫”之“谜”？这还要请广大读者去裁判，并给予批评指教！

张琼林

1986年冬写于山东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入园前后

天真少女·····	(1)
逼嫁成婚·····	(12)
踏进迷宫·····	(18)

第二章：家法森严

叩头请安·····	(26)
学会做人·····	(31)
“切忌妄动”·····	(38)

第三章：哈同其人

第四章：罗氏夫人

混血女娃·····	(57)
自命不凡·····	(61)
佛门有缘·····	(65)
乌目山僧·····	(70)
施善之行·····	(81)
生活逸事·····	(91)
处世为人·····	(98)
节日之庆·····	(105)

归天之谜.....(114)

遗嘱纠纷.....(117)

第五章：哈同总管

出生乱世.....(128)

喧宾夺主.....(134)

道貌岸然.....(137)

第六章：养子义女

孙少奶奶.....(145)

罗姓友兰.....(150)

罗氏馥贞.....(156)

乔治·哈同.....(159)

罗姓友翔.....(167)

其他子女.....(172)

哈同家族主要成员一览表

第一章 入园前后

·天真少女

1931年，日寇发动了侵占我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转年1月28日又大肆进攻上海。炮声隆隆，战火逼近市郊，不甘沉沦的上海各界人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我才12岁，在上海城内文庙路“民立女中”附小读书。我校的女教师，大多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她们主张打破封建旧礼教旧思想的束缚，提倡女权，积极倡导“新女性走向社会”。在新思想潮流的冲击下，国难当头，战地的炮火已把她们的热血燃烧起来了。她们积极组织青少年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配合当时的抗日运动。

学校成立了“童子军”我也参加了。我和同学们轮流站岗放哨。清醒而热烈，严肃而紧张的学生生活，充实了一个女孩子纯洁的心灵。从那时开始，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好像比别人长高了许多，在我年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坚定的意念：“我是一个中国人，绝不受外人欺侮！”

“一·二八”战争结束后的那年秋天，上海各学校又恢复了教学正常秩序。我捧着“天资颖明”的奖状，升入了女

中。这时，教师们的情绪非常低落，很少有人过问政治。老师一味教导我们：用功读书，将来不当寄生虫，做一个自力谋生的新女性。我当时虽然还不很理解，但有一点心里十分清楚：好好念书，才有出息，将来做事、养家，决不依赖别人。

1935年的4月上旬，上海各中小学照例放春假。我们学校组织广大师生春游。春假的第一天，我和老师、同学到上海郊区的“龙华”去远足。那里有一座“黄金荣花园”，据说那里的桃花开得正艳……

一路上，年轻教师和同学边走边高唱着《努力之歌》：

“走，走，走！努力向前走。

你要什么前面都有；

肚子饿了，你吃得饱不饱？

身体倦了，你睡得好不好？

你的生活苦恼不苦恼？

假如苦恼，你就向前跑！

向前奋斗，努力奋斗，

一直向前走，不要退后……”

当时，我只是感到：人生天地是那样的宽广，海阔天空，任我自由自在地翱翔；生活的道路又是那样地平坦无阻，未来在我脚下，好像只需“一直向前走，前面什么都有……”。记得有位老教师却在旁叹息：“小鸟不知干戈动，犹在林间弄歌舞”。

就在学校放春假的第三天早晨，母亲一清早就匆匆起床了。她把早饭做好，对我说：“快起来，今天你不要再到别处去了，一会儿你姑妈就来。”我急忙起床，不解地问：“家里出了什么事，姑妈这么早来干什么？”母亲笑咪咪地说：“没出什

么事，我和你姑妈一同带你们姐儿俩到‘哈同花园’去游玩”。我一听要去“哈同花园”，真是高兴极了，不禁拍手叫道：“那太好了，我一定听话，不再去别处了！”

“哈同花园”当时在上海颇有名望。它不仅仅是一座花园，还有不少游艺室。还有学校。我早已听说，那是一处外国人营建的宅邸与园林，有人称它为“上海小颐和园”。据说那里风景秀丽，有许多楼台亭阁，还有山石、湖泊……当即我问母亲：“那里不是不能随便游逛吗？”母亲告诉我：“我们的乡邻陆妈妈，她年轻时在哈同家当过佣人，现在她年老了，还经常去哈同花园见老太太。她愿意带我们一同去见识、见识。”

提起那位陆妈妈，说来也不很简单。她二十几岁就守寡，为培养一个儿子，她去哈同花园伺候罗迦陵，从粗活到细活，样样都行。后来她儿子从中学到大学逐渐发迹了，罗迦陵收她为佛门弟子，园中人称她为“陆师兄”。当时她已年过花甲，住在我家附近，又和我们是同乡，所以经常来往。

陆妈妈一进我家，就目不转睛地打量我们姐妹。她说着夸奖的话：“多好的两个姑娘呀！跟双胞胎一样，正像两朵鲜花，这比我有儿子还强……”她让我母亲把最时新的衣服拿出来给我们穿上。这时，我姑妈也来了，她送我一双皮鞋，还帮我们打扮了一番。

那是一个风和日暖的上午，陆妈妈带领我们几个坐公共汽车到了静安寺。下车往东步行了一段路，陆妈妈喘了口气，就停步在一处写着“爱俪园”三字的红漆大门前。她指手划脚地对我们说：“到了，这就是哈同花园。你们瞧，这红漆大门多有气派！”她边说边在大门旁的一扇小边门上揪了一下电铃。一会儿，只听里面发出粗声粗气的声音“谁？”还不等回答，边门上的一个小窗口被打开了。有人探出头来打量了我们

几眼。陆妈妈连忙满脸堆笑地向那人打招呼，并说：“这是老太太约我们来玩儿的啊……”那人缩回头去，把边门拉开了，放我们进园。

“爱俪园”的大门朝北，进门就能见到一块圆圆的大草坪。草坪中间有一片绿油油的青竹，其四周还种有各种花草。我们绕着草坪的东沿向南走去，顺着一条弯曲的马路继续前进，只见靠西面有一处走廊口，上面高高挂着一块大匾，上书“欧风东渐”四个大字。远望走廊尽头，有很大一片宅地和房舍，四周有回廊，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园林。陆妈妈告诉我们：“过去那里是印书房，也是一些老爷们研究学问的地方，当年国父孙中山还在那里住过呢……”

我们仍沿着这条马路向东南方向走。陆妈妈急匆匆地走着，还边向我母亲和姑妈介绍哈同家的阔气、富华；她还不时赞扬哈同夫人罗迦陵如何地慈祥、“大慈大悲”。

我和姐姐跟在他们后面，根本没有兴趣听那老妈妈唠叨，只是不断地向四面瞭望。远处那参天的大树、小小的楼台亭阁在吸引着我。只听那密林深处，不断传来一声声的布谷鸟婉转的鸣叫：“布谷、布谷，快快布谷。”这声音好像在呼唤我们：“快步，快步，穿过小路！”这时，我已经不耐烦了，心想：“说来逛花园，光走这大马路干什么呢……”一时的好奇心激励着我，正想立刻摆脱前面的几位老人，和我姐姐一同快步奔进那诱人的草木丛中，去欣赏那鸟语花香的迷人景色。

可是，我的姐姐却是一位懂事而又文静的姑娘。她虽然比我只大一岁半，但是显得比我成熟多了。她怕我乱走，就紧紧拉住我的手，让我紧跟在几位老人的后面，不敢怠慢。我心里不愿意却也无可奈何！